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全傳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撲“擎天柱” 李逵壽張喬坐衙

話說這燕青，他雖是三十六星之末，卻機巧心靈，多見廣識，了身達命，都強似那三十五個。當日燕青稟宋江道：“小乙自幼跟著盧員外學得這身相撲，江湖上不曾逢著對手。今日幸遇此機會，三月二十八日又近了，小乙並不要帶一人，自去獻臺上，好歹攀他搦一交。若是輸了搦死，永無怨心；倘或贏時，也與哥哥增些光彩。這日必然有一場好鬧，哥哥卻使人救應。”宋江說道：“賢弟，聞知那人身長一丈，貌若金剛，約有千百斤氣力。你這般瘦小身材，縱有本事，怎地近傍得他？”燕青道：“不怕他長大身材，只恐他不著圈套。常言道：‘相撲的有力使力，無力鬥智。’非是燕青敢說口，臨機應變，看景生情，不倒的輸與他那呆漢。”盧俊義便道：“我這小乙，端的自小學成好一身相撲，隨他心意，叫他去。至期，盧某自去接應他回來。”宋江問道：“幾時可行？”燕青答道：“今日是三月二十四日了，來日拜辭哥哥下山，路上略宿一宵，二十六日趕到廟上，二十七日在那裏打探一日，二十八日卻好和那廝放對。”當日無事。次日宋江置酒與燕青送行。眾人看燕青時，打扮得村村朴朴，將一身花繡把襖裡包得不見，扮做山東貨郎，腰裏插著一把串鼓兒，挑一條高肩雜貨擔子，諸人看了都笑。宋江道：“你既然裝做貨郎擔兒，你且唱個山東貨郎轉調歌與我眾人聽。”燕青一手撚串鼓，一手打板，唱出貨郎太平歌，與山東人不差分毫來去，眾人又笑。酒至半酣，燕青辭了眾頭領下山，過了金沙灘，取路往泰安州來。

當日天晚，正待要尋店安歇，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：“燕小乙哥，等我一等。”燕青歇下擔子看時，卻是黑旋風李逵。燕青道：“你趕走怎地？”李逵道：“你相伴我去荊門鎮走了兩遭，我見你獨自個來，放心不下，不曾對哥哥說知，偷走下山，特來幫你。”燕青道：“我這裏用你不著，你快早早回去。”李逵焦躁起來，說道：“你便是真個了得的好漢，我好意來幫你，你倒翻成惡意！我卻偏要去！”燕青尋思，怕壞了義氣，便對李逵說道：“和你去不爭。那裏聖帝生日，都是四山五嶽的人聚會，認得你的頗多，你依的我三件事，便和你同去。”李逵道：“依得。”燕青道：“從今路上和你前後各自走，一腳到客店裏，入得店門，你便自不要出來，這是第一件了。第二件，到得廟上客店裏，你只推病，把被包了頭臉，假做打齣睡，更不要做聲。第三件，當日廟上，你挨在稠人中看爭交時，不要大驚小怪。大哥，依得麼？”李逵道：“有甚難處！都依你便了。”當晚兩個投客店安歇。

次日五更起來，還了房錢，同行到前面打火喫了飯，燕青道：“李大哥，你先走半里，我隨後來也。”那條路上，只見燒香的人來往不絕，多有講說任原的本事，兩年在泰嶽無對，今年又經三年了。燕青聽得，有在心裏。申牌時候將近，廟上旁邊眾人都立定腳，仰面在那裏看。燕青歇下擔兒，分開人叢，也挨向前看時，只見兩條紅標柱，恰與坊巷牌額一般相似，上立一面粉牌，寫道：“太原相撲擎天柱任原。”傍邊兩行小字道：“拳打南山猛虎，腳踢北海蒼龍。”燕青看了，便扯匾擔，將牌打得粉碎，也不說什麼，再挑了擔兒，望廟上去了。看的眾人，多有好事的，飛報任原說，今年有劈牌放對的。

且說燕青前面迎著李逵，便來尋客店安歇。原來廟上好生熱鬧，不算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，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，延接天下香官。到菩薩聖節之時，也沒安著人處，許多客店，都歇滿了。燕青、李逵只得就市梢頭買一所客店安下，把擔子歇了，取一床夾被，教李逵睡著。店小二來問道：“大哥是山東貨郎，來廟上趕趁，怕敢出房錢不起？”燕青打著鄉談說道：“你好小覷人！一間小房，值得多少，便比一間大房錢，沒處去了。別人出多少房錢，我也出多少還你。”店小二道：“大哥休怪，正是要緊的日子，先說得明白最好。”燕青道：“我自來做買賣，倒不打緊，那裏不去歇了，不想路上撞見了這個鄉中親戚，現患氣病，因此只得要討你店中歇。我先與你五貫銅錢，央及你就鍋中替我安排些茶飯，臨起身一發酬謝你。”小二哥接了銅錢，自去門前安排茶飯，不在話下。

沒多時候，只聽得店門外熱鬧，二三十條大漢走入店裏來，問小二哥道：“劈牌定對的好漢，在那房裏安歇？”店小二道：“我這裏沒有。”那夥人道：“都說在你店中。”小二哥道：“只有兩眼房，空著一眼，一眼是個山東貨郎，扶著一個病漢實了。”那一夥人道：“正是那個貨郎兒劈牌定對。”店小二道：“休道別人取笑！那貨郎兒是一個小小後生，做得甚用！”那夥人齊道：“你只引我們去張一張。”店小二道：“那角落頭房裏便是。”眾人來看時，見緊閉著房門，都去窗子眼裏張時，見裏面床上兩個人腳廝抵睡著。眾人尋思不下，數內有一個道：“既是敢來劈牌，要做天下對手，不是小可的人，怕人算他，以定是假裝害病的。”眾人道：“正是了，都不要猜，臨期便見。”不到黃昏前後，店裏何止三二十夥人來打聽，分說得店小二口唇也破了。當晚搬飯與二人喫，只見李逵從被窩裏鑽出頭來，小二哥見了，喫一驚，叫聲：“阿呀！這個是爭交的爺爺了！”燕青道：“爭交的不是他，他自病患在身，我便是逕來爭交的。”小二哥道：“你休要瞞我，我看任原吞得你在肚裏。”燕青道：“你休笑我，我自自有法度，教你們大笑一場，回來多把利物賞你。”小二哥看著他們喫了晚飯，收了碗碟，自去廚頭洗刮，心中只是不信。

次日，燕青和李逵喫了些早飯，分付道：“哥哥，你自拴了房門高睡。”燕青卻隨了眾人，來到岱嶽廟裏看時，果然是天下第一。但見：

廟居泰岱，山鎮乾坤。為山嶽之至尊，乃萬神之領袖。山頭伏檻，直望見弱水蓬萊；絕頂攀松，盡都是密雲薄霧。樓臺森聳，疑是金烏展翅飛來；殿閣凌層，恍覺玉兔騰身走到。雕梁畫棟，碧瓦朱簷。鳳扉亮彩映黃紗，龜背繡簾垂錦帶。遙觀聖像，九旒冕舜日堯眉；近睹神顏，袞龍袍湯禹禹背。九天司命，芙蓉冠掩映絳紗衣；炳靈聖公，赭黃袍偏稱藍田帶。左侍下玉簪珠履，右侍下紫綬金章。闔殿威嚴，護駕三金甲將；兩廊猛勇，勤王十萬鐵衣兵。五嶽樓相接東宮，仁安殿緊連北闕。蒿裏山下，判官分七十二司；白驃廟中，土神按二十四氣。管火池鐵面太尉，月月通靈；掌生死五道將軍，年年顯聖。御香不斷，天神飛馬報丹書；祭祀依時，老幼望風皆獲福。嘉寧殿祥雲杳靄，正陽門瑞氣盤旋。萬民朝拜碧霞君，四遠歸依仁聖帝。

當時燕青遊翫了一遭，卻出草參亭參拜了四拜，問燒香的道：“這相撲任教師在那裏歇？”便有好事人說：“在迎恩橋下那個大客店裏便是。他教著二三百個上足徒弟。”燕青聽了，逕來迎恩橋下看時，見橋邊欄杆子上坐著二三十個相撲子弟，面前遍插鋪金旗牌，錦繡帳額，等身靠背。燕青閃入客店裏去，看見任原坐在亭心上，真乃有揭諦儀容，金剛貌相。坦開胸脯，顯存孝打虎之威；側坐胡床，有霸王拔山之勢。在那裏看徒弟相撲。數內有人認得燕青曾劈牌來，暗暗報與任原。只見任原跳將起來，搦著膀子，口裏說道：“今年那個合死的，來我手裏納命。”燕青低了頭，急出店門，聽得裏面都笑。急回到自己下處，安排些酒食，與李逵同喫了一回。李逵道：“這們睡，悶死我也！”燕青道：“只有今日一晚，明日便見雌雄。”當時閒話，都不必說。

三更前後，聽得一派鼓樂響，乃是廟上眾香官與聖帝上壽。四更前後，燕青、李逵起來，問店小二先討湯洗了面，梳光了頭，脫去了裏面襖，下面牢拴了腿繃護膝，匾扎起了熟絹水褲，穿的多耳麻鞋，上穿汗衫搭膊，繫了腰。兩個喫了早飯，叫小二分付道：“房中的行李，你與我照管。”店小二應道：“並無失脫，早早得勝回來。”只這小客店裏，也有三二十個燒香的，都對燕青道：“後生，你自斟酌，不要枉送了性命。”燕青道：“當下小人喝采之時，眾人可與小人奪些利物。”眾人都有先去了的。李逵道：“我帶了這兩把板斧去也好。”燕青道：“這個卻使不得，被人看破，誤了大事。”當時兩個雜在人隊裏，先去廊下，做一塊兒伏了。

那日燒香的人，真乃亞肩疊背，偌大一個東嶽廟，一涌便滿了，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。朝著嘉寧殿，扎縛起山棚，棚上都是金銀器皿，錦繡具足；門外拴著五頭駿馬，全付鞍轡。知州禁住燒香的人，看這當年相撲獻聖一個年老的部署，拿著竹批，上得獻臺，參神已罷，便請今年相撲的對手，出馬爭交。

說言未了，只見人如潮涌，卻早十數對哨棒過來，前面列著四把繡旗。那任原坐在轎上，這轎前轎後三二十對花彪的好漢，

前遮後擁，來到獻臺上。部署請下轎來，開了幾句溫暖的呵會。任原道：“我兩年到岱嶽，奪了頭籌，白白拿了若干利物，今年必用脫膊。”說罷，見一個拿水桶的上來。任原的徒弟，都在獻臺邊，一周遭都密密地立著。且說任原先解了膊，除了巾幘，虛籠著蜀錦襖子，喝了一聲參神喏，受了兩口神水，脫下錦襖，百十萬人齊喝一聲采。看那任原時，怎生打扮：

頭縮一窩穿心紅角子，腰繫一條絳羅翠袖三串帶兒，拴十二個玉蝴蝶牙子扣兒，主腰上排數對金鴛鴦褶襖衣。護膝中有銅襠銅袴，繖簾內有鐵片鐵環。扎腕牢拴，踢鞋緊緊。世間架海擎天柱，嶽下降魔斬將人。

那部署道：“教師兩年在廟上不曾有對手，今年是第三番了，教師有甚言語，安覆天下眾香官？”任原道：“四百座軍州，七千餘縣治，好事香官，恭敬聖帝，都助將利物來，任原兩年白受了。今年辭了聖帝還鄉，再也不上山來了。東至日出，西至日沒，兩輪日月，一合乾坤，南及南蠻，北濟幽燕，敢有出來和我爭利物的麼？”

說猶未了，燕青捺著兩邊人的肩臂，口中叫道：“有有！”從人背上直飛搶到獻臺上來。眾人齊發聲喊。那部署接著問道：“漢子，你姓甚名誰？那裏人氏？你從何處來？”燕青道：“我是山東張貨郎，特地來和他爭利物。”那部署道：“漢子，性命只在眼前，你省得麼？你有保人也無？”燕青道：“我就是保人，死了要誰償命？”部署道：“你且脫膊下來看。”燕青除了頭巾，光光的梳著兩個角兒，脫下草鞋，赤了雙腳，蹲在獻臺一邊，解了腿繃護膝，跳將起來，把布衫脫將下來，吐個架子，則見廟裏的看官如攪海翻江相似，迭頭價喝采，眾人都呆了。任原看了他這花繡，急健身材，心裏倒有五分怯他。

殿門外月臺上本州太守坐在那裏彈壓，前後皂衣公吏環立七八十對，隨即使人來叫燕青下獻臺，來到面前。太守見了他這身花繡，一似玉亭柱上鋪著軟翠，心中大喜，問道：“漢子，你是那裏人氏？因何到此？”燕青道：“小人姓張，排行第一，山東萊州人氏，聽得任原招天下人相撲，特來和他爭交。”知州道：“前面那匹全副鞍馬，是我出的利物，把與任原。山棚上應有物件，我主張分一半與你，你兩個分了罷，我自抬舉你在我身邊。”燕青道：“相公，這利物倒不打緊，只要搥翻他，教眾人取笑，圖一聲喝采。”知州道：“他是一個金剛般一條大漢，你敢近他不得！”燕青道：“死而無怨。”再上獻臺來，要與任原定對。部署問他先要了文書，懷中取出相撲社條，讀了一遍。對燕青道：“你省得麼？不許暗算。”燕青冷笑道：“他身上都有準備，我單單只這個水棍兒，暗算他甚麼？”知州又叫部署來分付道：“這般一個漢子，俊俏後生，可惜了！你去與他分了這撲。”部署隨即上獻臺，又對燕青道：“漢子，你留了性命還鄉去罷，我與你分了這撲。”燕青道：“你好不曉事，知是我贏我輸！”眾人都和起來。只見分開了數萬香官，兩邊排得似魚鱗一般，廊廡屋脊上都坐滿，只怕遮著了這對相撲。任原此時有心，恨不得把燕青丟去九霄雲外，跌死了他。部署道：“既然你兩個要相撲，今年且賽這對獻聖，都要小心著，各各在意。”淨淨地獻臺上只三個人，此時宿露盡收，旭日初起，部署拿著竹批，兩邊分付已了，叫聲：“看撲！”

這個相撲，一來一往，最要說得分明。說時遲，那時疾，正如空中星移電掣相似，些兒遲慢不得。當時燕青做一塊兒蹲在右邊，任原先在左邊立個門戶，燕青只不動揮。初時獻臺上各占一半，中間心裏合交。任原見燕青不動揮，看看逼過右邊來，燕青只瞅他下三面。任原暗付道：“這人必來弄我下三面。你看我不消動手，只一脚踢這廝下獻臺去。”任原看看逼將入來，虛將左腳賣個破綻，燕青叫一聲：“不要來！”任原卻待奔他，被燕青去任原左脅下穿將過去。任原性起，急轉身又來拿燕青，被燕青虛躍一躍，又在右脅下鑽過去。大漢轉身終是不便，三換換得腳步亂了。燕青卻搶將入去，用右手扭住任原，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襠，用肩胛頂住他胸脯，把任原直托將起來，頭重腳輕，借力便旋四五旋，旋到獻臺邊，叫一聲：“下去！”把任原頭在下，腳在上，直攏下獻臺來。這一撲，名喚做“鴉鴿旋”，數萬的香官看了，齊聲喝采！

那任原的徒弟們見搥翻了他師父，先把山棚拽倒，亂搶了利物。眾人亂喝打時，那二三十徒弟搶入獻臺來，知州那裏治押得住。

不想旁邊惱犯了這個太歲，卻是“黑旋風”李逵看見了，睜圓怪眼，倒豎虎鬚，面前別無器械，便把杉刺子搥蔥般拔斷，象兩條杉木在手，直打將來。

香官數內有人認得李逵的，說將出名姓來。外面做公人的齊入廟裏大叫道：“休教走了梁山泊‘黑旋風’！”那知府聽得這話，從頂門上不見了三魂，腳底下疏失了七魄，便望後殿走了。四下裏的人涌併圍將來，廟裏香官，各自奔走。李逵看任原時，跌得昏暈，倒在獻臺邊，口內只有些游氣。李逵揭塊石板，把任原頭打得粉碎。兩個從廟裏打將出來，門外弓箭亂射入來，燕青、李逵只得爬上屋去，揭瓦亂打。

不多時，只聽得廟門前喊聲大舉，有人殺將入來。當頭一個，頭戴白范陽氈笠兒，身穿白段子襖，跨口腰刀，挺條朴刀，那漢是北京“玉麒麟”盧俊義。後面帶著史進、穆弘、魯智深、武松、解珍、解寶七籌好漢，引一千餘人，殺開廟門，入來策應。燕青、李逵見了，便從屋上跳將下來，跟著大隊便走。李逵便去客店裏拿了雙斧，趕來廝殺。這府裏整點得官軍來時，那伙好漢，已自去得遠了。官兵已知梁山泊人眾難敵，不敢來追趕。

卻說盧俊義便叫收拾李逵回去，行了半日，路上又不見了李逵。盧俊義又笑道：“正是招災惹禍，必須使人尋他上山。”穆弘道：“我去尋他回寨。”盧俊義道：“最好。”

且不說盧俊義引眾還山，卻說李逵手持雙斧，直到壽張縣。當日午衙方散，李逵來到縣衙門口，大叫入來：“梁山泊‘黑旋風’爹爹在此！”嚇得縣中人手足都麻木了，動揮不得。原來這壽張縣貼著梁山泊最近，若聽得“黑旋風”李逵五個字，端的醫得小兒夜啼驚哭，今日親身到來，如何不怕！

當時李逵逕去知縣椅子上坐了，口中叫道：“著兩個出來說話，不來時，便放火！”廊下房內眾人商量：“只得著幾個出去答應，不然怎地得他去？”數內兩個吏員出來廳上拜了四拜，跪著道：“頭領到此，必有指使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不來打攪你縣裏人，因往這裏經過，閒耍一遭，請出你知縣來，我和他廝見。”兩個去了，出來回話道：“知縣相公卻纔見頭領來，開了後門，不知走往那裏去了。”李逵不信，自轉入後堂房裏來尋，頭領看，那裏頭衣衫匣子在那裏放著。”李逵扭開鎖，取出帽頭，領上展角，將來戴了，把綠袍公服穿上，把角帶繫了；再尋皂靴，換了麻鞋，拿著槐簡，走出廳前，大叫道：“吏典人等都來參見！”眾人沒奈何，只得上去答應。李逵道：“我這般打扮也好麼？”眾人道：“十分相稱。”李逵道：“你們令史祇候都與我到衙了，便去；若不依我，這縣都翻做白地。”眾人怕他，只得聚集些公吏人來，擎著牙杖骨朵，打了三通播鼓，向前聲喏。李逵呵呵大笑，又道：“你眾人內也著兩個來告狀。”吏人道：“頭領坐在此地，誰敢來告狀？”李逵道：“可知人不來告狀，你這裏自著兩個裝做告狀的來告。我又不傷他，只是取一回笑耍。”公吏人等商量了一會，只得著兩個牢子裝做廝打的來告狀，縣門外百姓都放來看。兩個跪在廳前，這個告道：“相公可憐見，他打了小人。”那個告：“他罵了小人，我纔打他。”李逵道：“那個是喫打的？”原告道：“小人是喫打的。”又問道：“那個是打了他的！”被告道：“他先罵了，小人是打他來。”李逵道：“這個打了人的是好漢，先放了他去。這個不長進的，怎地喫人打了，與我枷號在衙門前示眾。”李逵起身，把綠袍扒扎起，槐簡揣在腰裏，掣出大斧，直看著枷了那個原告人，號令在縣門前，方纔大踏步去了，也不脫那衣靴。縣門前看的百姓，那裏忍得住笑。

正在壽張縣前走過東，走過西，忽聽得一處學堂讀書之聲，李逵揭起簾子，走將入去，嚇得那先生跳窗走了。眾學生們哭的哭，叫的叫，跑的跑，躲的躲。李逵大笑，出門來，正撞著穆弘。穆弘叫道：“眾人憂得你苦，你卻在這裏風！快上山去！”那裏由他，拖著便走。李逵只得離了壽張縣，逕奔梁山泊來。有詩為證：

牧民縣令每猖狂，自幼先生教不良。

應遣鐵牛巡歷到，琴堂開了開書堂。

二人渡過金沙灘，來到寨裏，眾人見了李逵這般打扮都笑。到得忠義堂上，宋江正與燕青慶喜。只見李逵放下綠襖袍，去了雙斧，搖搖擺擺，直至堂前，執著槐簡，來拜宋江。拜不得兩拜，把這綠襖袍踏裂，絆倒在地，眾人都笑。宋江罵道：“你這廝忒大膽！不曾著我知道，私走下山，這是該死的罪過！但到處便惹起事端，今日對眾弟兄說過，再不饒你！”李逵喏喏連聲而退。

梁山泊自此人馬平安，都無甚事，每日在山寨中教演武藝，操練人馬，令會水者上船習學。各寨中添造軍器、衣袍、鎧甲、鎗刀、弓箭、牌弩、旗幟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泰安州備將前事申奏東京，進奏院中，又有收得各處州縣申奏表文，皆為宋江等反亂，騷擾地方。此時道君皇帝有一個月不曾臨朝視事。當日早朝，正是三下靜鞭鳴御闕，兩班文武列金階，殿頭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無事捲簾退朝。”進奏院卿出班奏曰：“臣院中收得各處州縣累次表文，皆為宋江等部領賊寇，公然直進府州，劫掠庫藏，搶擄倉廩，殺害軍民，貪厭無足，所到之處，無人可敵。若不早為剿捕，日後必成大患。”天子乃云：“上元夜此寇鬧了京國，今又往各處騷擾，何況那裏附近州郡？朕已累次差遣樞密院進兵，至今不見回奏。”傍有御史大夫崔靖出班奏曰：“臣聞梁山泊上立一面大旗，上書‘替天行道’四字，此是曜民之術。民心既服，不可加兵。即日遼兵犯境，各處軍馬遮掩不及，若要起兵征伐，深為不便。以臣愚意，此等山間亡命之徒，皆犯官刑，無路可避，遂乃嘯聚山林，恣為不道。若降一封丹詔，光祿寺頒給御酒珍羞，差一員大臣，直到梁山泊，好言撫諭，招安來降。假此以敵遼兵，公私兩便。伏乞陛下聖鑒。”天子云：“卿言甚當，正合朕意。”便差殿前太尉陳宗善為使，齎擎丹詔御酒，前去招安梁山泊大小人數。

是日朝中陳太尉領了詔敕，回家收拾。不爭陳太尉奉詔招安，有分教，香醪翻做燒身藥，丹詔應為引戰書。畢竟陳太尉怎地來招安宋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